



湖世

易水秋寒 作品

在她出现之后，
他好像忽然明白了，
未曾分个真切，便已

像是孤独饮了酒，
沉醉其间。

湖世

易水秋寒
作品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溯世/易水秋寒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5552-4634-3

I. ①溯… II. ①易…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3164号

书 名 溯 世

著 者 易水秋寒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 (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郭林祥

责任校对 赵一诺

特约编辑 李文峰 时 瑜

装帧设计 80零·小贾 樱 瑄

照 排 梁 霞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 (700mm×980mm)

印 张 29.5

字 数 35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4634-3

定 价 59.80元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建议陈列类别:畅销·古代言情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假面真容初相见	1
第二章 遥遥何处寻芳踪	21
第三章 风云初起藏暗机	45
第四章 暮色夜行邀入局	69
第五章 本为双生并蒂开	90
第六章 黑云压城现端倪	111
第七章 真作假时假亦真	132
第八章 魍魉鬼魅辨人心	155
第九章 风云暗涌露锋芒	183
第十章 剑影流光杀机伏	212



CONTENTS

目录

第十一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237
第十二章	素衣雪夜踏月来	268
第十三章	珠联璧合化危机	299
第十四章	故人相逢不相识	324
第十五章	百密一疏陡生变	346
第十六章	绝处逢生心相许	368
第十七章	峰回路转破僵局	394
第十八章	落子无悔几多悲	411
第十九章	仁者无畏定乾坤	426
第二十章	道是无情还有情	443
尾 声		463



第一章 假面真容初相见

翠薇山位于商州城的西侧，山上是颇负盛名的昭云观，此时虽已至春末，因着昨晚才下过雨，阴云未散，山林里尚有几分寒气未退。昭云观内钟声长鸣，打破了山间的寂静，那钟声醇厚绵长，圆润洪亮。一辆马车从昭云观往商州城赶去，来到商州城最大的药堂——福瑞堂。

一名身着素色衣衫的女子掀开马车的帘子，女子袖口绣了几朵玉簪花，平添了几分雅致。她从马车上跃下来，身手敏捷，随即放置好马凳，里头有人猫着腰掀开帘子出来。

弯腰抬首的女子容貌温润，面色较之常人略有几分苍白，象牙白的衣衫衬得整个人看起来愈加单薄柔弱。

叶熙宁将手递给她，扶着她下车，皱着眉头朝她看去，面上有几分怪责，将车内的披风和手炉取了出来，把手炉塞到她手中，又将披风给她披上，才打着手语道：“天气不好，你要注意些才是。”

叶熙宁不会说话，眸子里的清冷利落也因着这几分嗔怪，多了些灵动暖色。

女子朝叶熙宁淡淡地笑着，像是取笑似的道：“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叶熙宁的目光忽地一暗，随即责怪似的朝她剜了一眼，却仍旧伸出手来扶了她朝福瑞堂的大门走去。

此时药堂正是忙的时候，十几名大夫在外堂会诊，依然有很多病人排队。打通的几间屋子里，好几十排高出人很多的药柜依次排着，伙计们正忙碌着抓药，有人正踩着小梯子抓需要的药，有人从这个药柜一直小跑着往后去，七八个伙计提着秤杆按照药方上所写配着药量。毕竟是百年老店，虽忙碌却仍旧井然有序、有条不紊。

叶熙宁冷冽的眼神扫视着药堂四周的情况，犹如盘旋在高空之中捕食的猎鹰，观察着堂内所有人的举动，待确定没有异常之后，方朝身侧的女子点了点头，示意她和自己一起进去。

她们跨门而入，行至柜前。那披着薄披风的女子只扫了一眼眼前伙计正在称的药材，待他将最后一味药材倒至牛皮纸上，正要包起来，她道：“错了，这一味药应是一钱，不是一两。”

那伙计一听，朝女子看去，见是一名年纪轻轻的小女子，便不耐烦地道：“你懂什么！”他指着药方道，“这是马大夫开的药方，你看，就是一两，我可没搞错！”

叶熙宁闻言略有不悦，微微蹙了蹙眉头。反倒是那女子毫不在意伙计恶劣的态度，缓缓地道：“是这药方错了。”

不巧，那被提了名的马大夫正坐在靠近这里的位置，听见这话不由得停下手上的动作。本来他这几日就已忙得心烦气躁，又听见说他开错药方，心头不由得怒起，皱着眉头大声道：“谁这么大口气啊？”他一边说一边拿眼角的余光看去，还没看清那说话的人，便已瞧见旁边站着的正是叶熙宁，心下一凛。

叶熙宁是什么人，别人不知道，他在福瑞堂待了二十多年又怎会不知！此时他已觉自己失言，忙正了正脸色，目光所及之处，已然看到旁边站立的女子的背影。这阳春四月里还会披着披风出门的人，不用想也知是谁了。

马大夫立马站起来迎过去，脸上努力挤了些笑容出来，道：“原来是李姑娘，正忙着没瞧见您来，我……我这……”他面对李微吟竟有些局促，全然没

了刚刚的火气，再也不好意思说下去。

李微吟面上始终浅浅地笑着，也不介意马大夫方才的无礼，只说道：“您还是这么大火气，天热该降降火了。”她将话说到这里，便不再说下去。

这位马大夫在福瑞堂坐诊的时间，比她的年纪还大上许多，方才她已在众人面前拂了他的面子，现在提醒他一二就好，也不好再叫他难堪。她这话听起来不轻不重，却已叫马大夫大为汗颜，他赶紧认错道：“是是是，李姑娘说的是。”他转头就指着方才那伙计斥道，“还不赶紧改过来？”

那小伙计忙不迭地重新称量了那一味药，见马大夫对这两位姑娘态度如此恭敬，心中不觉担忧自己方才是不是得罪了这两位姑娘，连称药的手都抖了起来。

叶熙宁冷眼看着那伙计与马大夫的态度转变，转头朝李微吟看去，听见她问道：“秦掌柜不在吗？”

“在内堂呢，我领您过去。”

马大夫立马想给她带路，却被一旁的叶熙宁抢步一拦，用手语示意道：“我们自己过去就好，您忙。”

马大夫立即道：“那我就不领二位过去了。”

叶熙宁与李微吟朝着马大夫点了点头，转身朝着内堂行去。

看着她们消失在门口的背影，这位马大夫才大松了一口气，不由得抬手擦了擦额间冒出来的冷汗。

那方才称药的伙计见平日行事乖戾的马大夫见了这二位姑娘竟如此恭敬，忍不住怯怯地问道：“马大夫，这二位姑娘是什么来头啊？”

马大夫横了这伙计一眼，将方才的怒气迁到他身上，道：“不关你的事就别多问，以后见到这两位姑娘过来机灵些！”他又骂骂咧咧了几句，才坐回去继续看诊。

不消多时，隔着内堂与外堂的帘子被撩起，秦掌柜亲自送李微吟与叶熙宁二人出来，手中执着方才叶熙宁交与他的药材单子，慎重地道：“还请李姑娘转告静慈法师，请她放心，这些药材三日内我必定送到昭云观内。”

昭云观乃商州城翠薇山最有名的道观，观主静慈法师不仅道法高深，还是名满天下的妙医圣手。李微吟自小拜在静慈法师门下，是昭云观唯一的俗家弟子，亦是静慈法师唯一的入室弟子，跟随静慈法师修道法，习医理。

凡是商州城叫得出名头的医馆，无不知晓李微吟虽年纪轻轻，医术却比城中做了几十年大夫的还要精湛，又加之她的身份，都对她敬重三分。连福瑞堂这样的老字号，身为掌柜的秦老板也对她极为礼遇。

而李微吟虽医术精湛，却先天便有心悸之症，加之体寒重症，身体较之常人畏寒，因此虽早已过了春寒之日，她仍披着披风。与她一同前来的哑女叶熙宁则是昭云观三年多前收留的孤女，因与李微吟投缘，又身怀武艺，便被静慈法师安排在她身旁照顾她。

“那就有劳秦掌柜了。”李微吟就此与秦掌柜告辞，才走到马车旁，又想到前阵子缝制药包，丝线已经剩余不多，便想去附近的铺子里购置一些，朝着身旁的叶熙宁道，“阿宁，我去买些丝线，你在这儿等着我便好。”

叶熙宁闻言，眼神朝着路边柳树下正打着盹儿的乞丐看去。

那乞丐却是假装睡着，眯着眼看见叶熙宁面朝这方看来，他抬手挠着脖子搔了搔痒，转了个身调整了下姿势又睡去。他是昭云观遍布在商州城内的暗探之一，负责传递消息。而刚刚他抬手挠脖子的手势，恰是在告知她前方情况正常。

她心思一定，警觉地观察着四周的情况，确定无事，又看了一眼李微吟常去买丝线的铺子，见就在不远处，便牵了牵唇角点头答应，朝李微吟打手语道：“我先去前面查探，你办完事情见机行事。”

李微吟微微一笑了一下，声音温和地道：“放心吧。”

叶熙宁看着李微吟走开的背影，朝着城门口的方向行去，不过一会儿，便瞧见一队车马不急不缓地行驶而来。

此时李微吟刚买完丝线从铺子里出来，叶熙宁随着那一队车马缓缓行走，待看见李微吟时与她眼神交会，两指蓦地一展，那手掌之间的内力将路边的石子倏然吸了过来，飞至她两指之间。

骤然之间，她已运气将那石子弹出，石子犹如箭矢般朝着那牵着马车前行的马匹袭去。那马忽然吃痛受了惊，长嘶一声疯狂地向人群中冲去。

人来人往的大街上，爆发出阵阵惊呼和尖叫声。

正驾着马车的车夫被这突如其来的意外惊到，怎么拉都拉不住受惊的马，只能惊慌失措地喊着：“让开！让开！都让开！”

旁边的路人见马车胡乱冲撞，连忙朝边上躲开，李微吟眼看着那受惊的马已然冲向自己。千钧一发之际，只见一青衫人从马车内出来，马夫跳下车后那人果断地飞身上马，拼命勒住了缰绳堪堪叫马儿停下。停下时那马已至她身前不到两尺的地方，吓得周遭的行人都开始惊呼。

众人见李微吟方才差点死在马蹄下，犹是惊魂未定，人群之中一阵唏嘘声。

李微吟的面色也因这变故微微一变。只是她相信，有叶熙宁在她一定不会有事，所以方才她看见马车朝着她冲过来时，仍是坚定地站在原地。

陆澈本想下马向她致歉，待看到李微吟时身子明显僵了僵。

那双深眸随着他内心的震惊倏然收缩瞳孔。

陆澈蓦然陷入四年前的回忆中。

靖阳城内。

那一日正是宁国侯府宁家独女宁朝歌拜将之时。她的乌夜从靖安门一路飞奔驰骋，路上的行人纷纷闪避，陆澈却不闪躲，差点死在她的马蹄之下。

宁朝歌用力勒住马缰绳，险险地在马前蹄踏落之前扭转马头才没闹出人命。她怒目瞪向不知好歹的拦路之人，手中的银丝软鞭凌厉地劈向他的身前，鞭子堪堪贴着他的面庞飞过。

陆澈只听得耳畔一阵鞭啸声后，那鞭子打在地上惊起一阵尘土，还未抬眼他便又听见一声娇斥：“你不要命了？敢拦我的去路！”

“皇城之下岂容你的马惊吓路人。”陆澈沉眉，双眸清冷，见她如此态度不由得语气略略一沉，没有生气，没有怒指，却尤为不屑。

宁朝歌出身将门世家，年少成名，十八年来从没有人敢这样对她说话。

“我叫宁朝歌，不服气就到宁家来找我！”她扬眉，掉转马头冷笑，“在这里，还没有谁敢跟我过不去！”

宁家在姜靖国几乎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整个朝堂，得罪谁都不能得罪宁家，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而宁家的独女宁朝歌，是出了名的飞扬跋扈、嚣张任性。

陆澈这才挑眉看向白马之上的女子，只见女子红袍银盔，柳眉杏眸，明明是极温柔的长相，却透着一股英姿之气。

而此时站在他马前面色苍白的女子，竟与宁朝歌长得一模一样。他心中惊疑不定，眼神忽明忽暗。

他欲从眼前女子的神色中探究出些什么，却终是一无所获。这世上竟有如此相像之人？

陆澈难以置信的凌厉眼神，盯得李微吟有些发怵。

陆澈的眉目之间俱是沉冷，他一直审视着眼前这位女子，心中在判定她的身份和她为何会如此“巧合”地出现在他面前。方才那一幕，令他回想起他与宁朝歌初见时的情景，如此相似的相遇，令他不得不疑心此人的身份，尤其是她的长相与宁朝歌别无二致。

李微吟一时间竟被他的气场震慑得定在了那里，完全做不出任何反应来，直到叶熙宁过来将她掩到身后，她的心才在错愕、惊吓中定下来。

叶熙宁霍然对向陆澈，眼神充满敌意，目光内带着一股萧凉的肃杀之气。

陆澈被这眼神盯得回过神来，翻身下马。

李微吟不等他开口说话，伸手轻轻晃了晃叶熙宁的手臂，低声道：“阿宁，算了，我有些乏了，我们回去吧。”

叶熙宁点头，正要与李微吟一同离去，却听见陆澈开口阻拦道：“慢着。”她心中冷冷一笑，眼神与李微吟交会，陆澈的话，正中她们下怀。

他的声音清冷而洪亮，目光越过叶熙宁，停在李微吟的侧颜之上，忽然一拱手道：“在下陆澈。”

李微吟微微一怔，回过身来，朝陆澈看去。他的眉目极为清冷，眸子里的冷寂犹如霜雪，她缓缓施了一礼，道：“原来是陆相，小女子李微吟。”

陆澈乃当朝丞相，年纪轻轻就已位高权重，为相三年有余，肃清朝政，手段杀伐果决，当年宁国侯府一案至今为平民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

早已耳闻前些时候因云州郡动荡导致商州城流民激增，朝中某些官员却趁机贪污赈灾款，而此番陆澈南下商州城，想必是为此案而来。

“李姑娘与一名朝廷重犯长得极为相似，查清之前先委屈姑娘了。”陆澈扬手示意跟在后面的侍卫上前。

叶熙宁见陆澈身后的人有所动作，立马伸手将李微吟向身后掩了掩，拳头不自觉地一握。若他们当真动手，她随时准备应对。

李微吟原本一直掩在披风之下捧着手炉的手，轻轻覆上她的手腕一握。

叶熙宁感觉到手腕上的温度，回头朝李微吟看去，见她微含笑意的眼神正看着自己。

李微吟的手掌又微微一握，示意她少安毋躁。那掌心的暖意随着叶熙宁手腕的肌肤，传至她心口，让她紧张的情绪放松下来。

李微吟方才虽有些反应不及，此时心思却已然定了下来，面对如此情状她亦是一副坦然处之之态，丝毫没有惧怕之色。

陆澈看着她安抚身旁的女子，听到她轻声道：“阿宁，回去找师父。”又见她转头朝自己看了过来，笑意单薄，“陆相亲自要抓的人，必是紧要之人。”

叶熙宁的目光落在陆澈面上，见他看着李微吟的神色冷峻如常，她胸口钝痛，因忍耐握紧的双拳指甲掐进了掌心。

仿佛只有掌心的刺痛，才能压制她心中生出的疼意。

陆澈感受到叶熙宁不寻常的目光，但冰冷的面庞之上看不出任何情绪，只将目光向她投去。

眼神相交片刻，见叶熙宁的一双黑眸幽深清冷，像是万丈深渊，死死地盯着他，他心下略感不适，移开眼，示意李微吟上他的马车，道：“请。”

叶熙宁不由得蹙了蹙眉头，不太情愿让李微吟就这样跟着陆澈走了，却仍是上前将她扶上马车，随后急忙打手语道：“你放心，我快去快回。”

“我不会有事的。”李微吟的声音里听不出特别的情绪，可那温和的一句话却万分笃定似的。

她温和地笑了笑，将怀中才买的丝线掏了出来，交给叶熙宁道：“方才买的，帮我带回去，回头上府衙找我便可。”

她说话的时候朝陆澈看了一眼，见他没有反驳，算是默认了她让叶熙宁上府衙找她的说法，她又朝着叶熙宁安抚了几句，然后看着叶熙宁离去。

为了方便，叶熙宁解了方才来时乘的马车，交代马夫等着便自行骑马赶回昭云观。

陆澈看着叶熙宁的背影，心头觉得这哑女方才看他的眼神，透着不寻常的敌意，见人远去，便吩咐手下的人继续往府衙去。

此时队伍后面骑着马赶来一人，手中还捧着一包牛皮纸包着的桂花糕，懒懒散散地坐在马背上一边吃一边往前来。他看到陆澈站在马车之外，才惊讶地将口中的桂花糕吞了下去，瞪着眼睛问道：“相爷，您怎么下来了？”

陆澈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又瞧了瞧他手中的点心，眼神微冷，一点都不打算理会他的样子。

此人却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方才他瞧见路边有卖糕点的，赶了许久的路肚子倒有些饿了，未曾跟陆澈说一声便独自去买了。可是他没想到，堂堂丞相，竟也嘴馋至此，忍不住停下来等他，他诧异地道：“相爷不会是在等我吧？”

他赶紧将手中打开的点心胡乱一包，以防撒了，又伸手从怀中掏出两包包好的点心来，俯身一递，得意地道：“我都给您带了。”

陆澈瞧着忽然递到眼前的点心，脸色一黑，斥道：“穆东亭！”

穆东亭一副不明所以的样子，看到陆澈黑着脸上了马车，自言自语道：“这又是怎么了啊？”

马车晃晃悠悠走得不紧不慢，陆澈与李微吟两人坐在狭小的马车里，谁也不说话。

李微吟觉着车内有些沉闷，便掀了帘子去看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天空阴云不知何时已经散去，有阳光从车窗外照射进来，映得她雪色的肌肤倒生出几分红润来。

那淡雅到极致的清冷，反倒让陆澈愈加想起那张明媚张扬、与她一模一样的脸来。

“我和她长得有多像？”李微吟瞧着窗外，忽然没来由地问道。她缓缓放下窗帘，回首看他。

陆澈的目光落在她脸上，端详许久，收回目光似极不在意地道：“像是孪生姐妹。”

他这话让李微吟微微一怔，掩在披风下的双手不由得摩挲着温热的手炉，心头掂量着他的话。

见他闭了眼睛靠在锦垫上养神，没有再说话的意思，李微吟倒是不太介意他这副模样，挪了挪身子坐得更舒服一些：“长得像，年纪又一般大，能成为朝廷重犯的年轻女子，我想整个姜靖国除了当年的镇南宣威将军宁朝歌，再无他人了。”

李微吟顿了顿，又缓缓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她还是陆相曾经的未婚妻。”

“宁朝歌”这三个字，这三年来从未有人在他面前提起，身边之人皆知这是他的忌讳，无人敢提。如今却被这个和宁朝歌长得一模一样的人，这样毫不在意地提及，他心中止不住地情绪翻涌，尤其是听到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时，仿佛将他积攒已久的理智轻而易举地逼至内心的深渊之处。

李微吟看着他脸上的神色变化，陆澈竭力让自己平静，缓缓睁开双眼看向她。他不知道眼前的女子出于何种目的说这话，是无意提及，或是有心试探？

李微吟始终微微侧首看着他，眼底澄澈清明。

马车内的气氛幽沉压抑，陆澈看向她的目光变得凌厉，冷笑道：“心有玲珑七窍，小心聪明反被聪明误。”

李微吟顿时觉得心口气息一窒，连带掩在披风之下的手也颤了一颤。

叶熙宁一路快马加鞭赶回昭云观，远远看向与翠薇山相接处的天，原本沉沉地压在山头的阴云，不知何时已破了一个大口，中央泛着一团带金的白亮之色，云雾拨开，天光乍破。她原本心弦紧绷，看到此番景象竟也消了些许心中的冷意，手上的马鞭不由得抽得慢了一些。

她回到昭云观，此时观内香客众多，她穿越人群径直朝着后院的方向走去。行至静慈法师的房门口，她耐着急切敲了敲门，听到静慈法师沉静的声音：“进来吧。”她才推门而入。

叶熙宁将门掩上，见静慈法师敛襟坐在蒲团之上看向她，便打手语道：“师父，阿吟被陆澈带走了。”

静慈法师微微叹了一口气，从袖中取出一封信交给叶熙宁：“拿着这封信去府衙，交给知县张献忠。”

叶熙宁双手接过那封信，面上难掩感激之色，慎重地将信收好，向静慈法师道谢。她退出房内，将门合上之时，听见静慈法师道：“世间之事皆有缘法，万事不可执念太深，否则伤人伤己。”

闻言，她的心不由得紧了紧，双手在门上停留片刻，转身朝着远处那一方无边的天际看去，心中想着事情，片刻后深吸一口气离去。

李微吟跟着陆澈来到府衙，暂且被安置在内院，陆澈对她算是礼遇，除了门口有把守的人并未苛待。

待到午膳之时，陆澈从府衙回到内院，刚推开门想踏入房门之时，就瞧见李微吟坐在榻上闭着眼撑着胳膊靠在一侧。那张与宁朝歌别无二致的脸庞，让他不由得细细对比起两人的不同来。

宁朝歌从不会有眼前女子这样安静柔和的神色，许是常年征战养成的习惯，她即便是这般闭目养神，亦警觉性极高，绝不会待他走至此处，还毫无知觉地睡着。

宁朝歌性情刚烈，即便是三年前生死攸关之时，也未曾低头。

“我告诉自己，如果你没有带人来这里，许是我误会了什么。可是，终究是我在骗自己。”

那时宁朝歌平静得让陆澈觉得，自己从未认识过她。

他下令让人给她戴上枷锁之时，她甚至没有反抗。

“陆澈，我宁家有什么对不住你的地方？我宁朝歌有什么对不住你的地方？”

她的声音铿锵有力，却也除了这两句之外，再无其他的话。

她那时眉目沉冷，傲气尤盛，虽无红妆缀颜，但那股英姿凛然之气，衬着一身的红衣，仍是震得所有人微微动容。

姜靖国开国以来唯一的女将——宁朝歌，年仅十八岁就战功显赫，十四岁随父出征，武艺超群，一手梨花枪耍得极为漂亮。她从小极爱舞刀弄枪，因其父宁盛泽对她宠爱至极，网罗江湖高手教她习武，她年少之时便已在军中难逢敌手，成为姜靖国军中第一高手。

十七岁时，宁朝歌任副帅协助其父大胜离楚。她极具军事才能，有超其父之风，两年间大小十四场战役，每一仗都赢得相当漂亮。其中束原之战是她真正扬名的一战，与离楚最骁勇善战的定远王楚照南对峙，不但大败其军，使得楚照南下落不明，又恰逢离楚朝内党派斗争，趁机扭转了边疆的局面，将常年盘踞在云州郡的离楚大军压制，立下姜靖大军的旗帜。

那年她十八岁，束原之战后直接被任命为镇南宣威将军，成为姜靖国第一位女将。

拜将之日，她与他相识。

宁朝歌身上有股子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韧劲，她高贵的出身以及年少成名，令她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骄傲。相识不久时，她总是碍于颜面不肯低下姿态，有一次非要与他这个丝毫不懂武艺的书生较量身手，失手将他推入湖中害他呛了水，被他厉声呵斥。

他记得那时也是这样的春日里，阳光甚暖。见他当真生气了，她的身子止不住地发抖，死命地憋着委屈说了一句：“是我错了。”

那是她第一次低头认错，眼里泛着泪光，他忽然就心软了。

其实他心中了然，眼前之人与宁朝歌相去甚远。

陆澈微微蹙眉，这三年里他甚少想过去的事情，可是这仅仅半日里他想的关于她的事情，竟然多于过去那三年的时光。

他的目光定定地留在李微吟的面庞之上，快至初夏，她却还披着披风拿着手炉取暖。

他刚想叫醒她，却见穆东亭走来，陆澈示意他噤声，走远几步才问道：“何事？”

穆东亭是陆澈的近侍心腹，方才在街上发生的事情，他后来从车夫那儿听说了，回道：“那个刚才走掉的哑巴姑娘，已经到了府衙。”

陆澈闻言，不由得将目光转向屋内，神色竟有些恍惚，他没有看穆东亭，迟疑了一下道：“走吧。”

穆东亭看着陆澈的背影，有点狐疑地朝屋内看去，也不知他方才的神色是为何。他疾步跟上陆澈的步伐，边走边侧首看着陆澈，觉得自家主子今天太反常了，明知道不该多嘴，他还是忍不住问道：“相爷，那姑娘是谁啊？还有那个哑巴也很奇怪。”

陆澈不动声色地睨了他一眼，吓得穆东亭赶紧缩了缩脖子，暗恼自己多嘴，却又不知死活地讪笑道：“我这不是关心您嘛，万一您哪天突然间看上谁家姑娘了，回去韶箏知道了，还不得掐死我。”

陆澈深深地吐了一口气，像是忍耐到了极限，停下脚步狠狠地朝他看去：“越发没分寸了，韶箏是我妹妹，以后切勿拿她开玩笑。”言行虽是警告，却也未对穆东亭怎么样，说完径直朝前走去。

穆东亭在后面嘀咕：“您当韶箏是妹妹，韶箏可是想当您的夫人。”

陆澈装作没听见。